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打火机

郑伯奇 著



中國國際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打火机

郑伯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火机 / 郑伯奇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48-9

I. ①打… II. ①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648号

打 火 机

著 者	郑伯奇
责任编辑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95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48-9/I·401
定 价	38.50元

CIP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目 次

打火机	1
普利安先生	17
伟特博士的来历	38
不景气的插话	59
“白沙枇杷”	69
香港的一夜	78
重 逢	90
幸运儿	113
恳亲会	123
圣处女的出路	139

打 火 机

五点还缺十分钟，华洋贸易公司各部人员已经各自作归家的准备了。

专画广告图案的陈冰也伸了一伸懒腰，预备到大光明去看玛琳黛德丽的新片；忽然看见今天下午交下来一幅广告画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完成，便又弯下身子，拿起米达尺，重新工作起来了。

他自出学校门，一年多工夫就没有找到职业。经过几番介绍，才得到如今这个位置。事情虽跟自己的性情不大合式，可是做事的日子不久，主任还看得起他，他得卖点气力才是。

（影戏迟看一场有什么关系？今天要是将这张画赶出来，明天早上上一上工，马上交做主任看，他一定相信我是卖气力的，将来也许会多加一点工钱哩。）

想到这里，自己也觉得有点幼稚，不禁地摇了摇头，可是运用尺子的手却比以前更起劲了。

广告画画好了，他将身子靠在椅背上，将那张画高地举起来，着实地鉴赏了一下，他才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这时候，写字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偌大一座仁和大厦静得是鸦雀无声。看看表已经快要六点钟了。他想，已经迟了，索性再等一会儿，在包饭作里吃了晚饭，到北四川路去兜兜圈子，再慢慢地回到闸北的家里去罢。

他走到隔壁的会客室里去。他装了一杯沙滤水，倒在沙发里，悠然自得地，像品茶一样地品着。他觉得这杯冷水颇有甘露一般的滋味。

忽然，他觉得腰骨傍边碰着一块硬梆梆的东西。摸摸自己荷包，只有一盒美丽牌香烟，已经压扁了。他便抽出了一支烟，装进口里，刚立起来要找洋火，只听得澎地一声，一件什么小东西跌落在地板上。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巧的打火机。

他不去拿洋火，顺便将这打火机捡起，柏嗒一响，马上冒出带着蓝色的火焰来。他燃了那枝香烟，重又倒在沙发上，鼻孔中放出了两股青烟。

一面吸着烟，他一面摩擦这打火机。这是新式的，德国制造，外边镶着黑白两色的鲸骨，看光景，大约不会便宜罢。他又打出一缕火来。他觉得这扑突扑突一跳一跳的火焰怪有趣的。

（这是谁的呢？客人的？还是公司那一个的呢？怎

么小王那家伙没有检去呢?)

在自己心里提出了这大串问题之后，他关上了那打火机，顺手装进了自己的荷包。

(不管是谁的，让我先给他拣起来。有人问，明天就还他；没有人问的这候，老爷就借用几天再说。)

想定了主意，他回头再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他便带了帽子，关上了事务所的门，大踏步向电梯那边走去。

× × ×

吃了晚饭，在北四川路跑了一个圈子，他觉得兴致还没有尽。看看邮政局的大钟刚刚是八点钟。一个人这样早回去有什么意思？在屋子里看书，闷气不过，还有给房东太太拉去凑脚儿的危险？也许她们的五百掺已经开始了，那更要吵得人头痛。还是到那儿去玩玩罢。忽然，他想去他的同学麦春华女士。

她和他是他在青鸟美术学会同学的。她是广东人。她有南国女子特有的那种活泼大方的神情。她就住在老靶子路那边。去找找她看，也许她肯陪自己去看玛琳黛德丽呢。

麦女士正在晚妆。看见他进来，只略略点了点头。他在一张椅子上，取了一支香烟拿了那打火机，澎地一声打出火来，点上那支香烟。

麦女士头也不回地说：

“密斯脱陈，你倒阔起来了，弄了一支打火机。”

“你看看，图样很不坏。黑白线条，德国式的。”

他递给她看。她一手拿着木梳，一手接过了这打火机。

“顶刮刮好。密斯脱陈有了事体，阔起来了呀。”

他听见她这样夸奖，很得意。他便约她到大光明去看影戏。

她洗了手，披上了披肩，他们俩一块儿去了。

到大光明，还不到九点钟，前面六角的一段已经人很多了。他们只在侧面找得了两个位子。

（跟玛琳黛德丽一般的女子一块儿看玛琳黛德丽的戏，真有味儿。）

他得意起来了，又拿出那打火机，澎地一声，点上一枝香烟。

他悠悠然吸着烟，回转身子向四面看看：他觉得那些男男女女都没有自己伟大幸福。

他悠悠然向天花板吐了一了口烟。

进货科的一个同事叫周致平的，却坐在前排，回头朝着自己微笑。

× × ×

过了四五天。

有一天下午，陈冰跟两三个同事由附近一个小馆吃了中饭回来，看见许多人围在事务所中间的墙旁边争着看一张通告。

他也走上前去凑热闹，只见那通告上写道：

鄙人失去打火机一只。德国制造。镶有黑白鲸骨。如有仁人君子。拾物不昧。亲手交还者。当酬国币一元。决不食言。此布。

失主 袁荣光敬启。

看这通告的人，也有笑的，也有议论的，也有叹气的，也有默默无言摇头走去的。只有陈冰，口里虽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浮起了一重暗云。

自己拾了那打火机原是很偶然的。这东西没有什么用处。自己本来预备还给原主的。可是现在倒有点为难起来了。

袁荣光这是公司的会计主任。论地位，总经理之下就是他。听说他还是总经理的亲戚，有些事情，他很可以作主。不过这人有点刁钻刻薄，不好讲话，同事们都有点头痛。现在这事情已经明白了：打火机到底还他不还他呢？

说是还他罢，那个刁钻古怪的家伙一定会问你：“为什么这四五天工夫你不送来呢？”自己本来是忘记了，那他决不会相信的。他或者会刻薄你两句，说你是为了赏金才来还的。那不给同事们笑死了吗？

索性不还便怎么样？老爷是有一个打火机，跟你的

一模一样；但你凭什么能够说这个就是你的？你看见我从你的桌子上拿去的吗？我从会客室检来的，不错，但是谁看见？

你姓袁的有一块大洋。不能叫人就承认自己做贼。你有钱，谁也不希罕你。你去再买一个好啦……

还是还给他去罢。拿着这劳什子也没用。并且在人面前，拿出来用，叫他看见了，也怪为难情的。

还给他本也应该。不过太气人了。什么“拾物不昧”，什么“决不食言”，谁希罕你那一块钱？什么“仁人君子”，老爷就讨厌那一套。

他会认得出老爷的这打火机就是他的吗？也好，老爷就不用它。索性惯到垃圾箱里去，大家都不要用……

他就这样，自己跟自己吵了大半天，工作没有做好，头脑却弄得又热又胀了。

下工的时候，几个同事还在一块儿讲：

“老袁那个家伙那么精细怎么会把身上带的东西遗失了呢？”

“也许是跳舞的时候给他要好的女人故意藏起来了呢！”

“谁知道，也许遗失到小房子里了呢！却来冤枉好人。”

“哈哈，‘亲手交还’，‘国币一元’，老袁那家伙真想得出。为他那一块钱，还得把脸子给他瞧瞧，谁肯！

咱便不干。”

听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陈冰好像遇到同志一般，心里觉得非常愉快。

× × ×

第三天，陈冰正在用心写美术字的时候，茶房小王来，说主任叫他去说话。

广告部主任张守珍是一个精细能干的青年。他吸着一根小雪茄，不耐烦似地，在屋子里踱着方步。

看见这情形，陈冰不禁心里起了疑惑。他想不到这幸福的年青人会有什么困难事情，这困难事情又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张守珍叫小王先去，便让陈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好像很为难似的，踌躇了许久，张守珍才说出了这么一套客气话：

“密斯脱陈，我跟你虽不是老朋友，大家共事以来，彼此都处的很好。我相信密斯脱陈是很直爽的，我说什么话一定能原谅我。”

这却把陈冰弄得莫明其妙了，为什么对自己说这没头没脑的话。难道是公司要裁人吗？难道是自己的工作他有什么不满意吗？

他正想问他，对面的人却突然问他一句：

“袁先生的打火机失掉了，你晓得吗？”

“晓得的！”

这回答的是冲口而出的。对方低声讲：

“很好很好。你可以找出来吗？”

他不自觉地反驳了一句：

“谁说是我拿去的？”

“不管是谁，说话的人总归是有的。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假使是密斯脱陈拾了的话，爽爽气气地拿出来还给他罢。”

“我没有拿！”

这句话是意外的强硬，他自己都吃了一惊。张守珍也有点兴奋了，便告诉他：

“你也不必生气。你拿没拿，我没有看见，不敢说什么。不过这事情现在闹大了。总经理也说话了。人家既然说密斯脱陈怎么怎么，密斯脱陈是我这一部分的人，我自然不能不问。好不好，叫那几个证人当面来问个水落石出。这不光是我的责任，跟你密斯脱陈也是名誉有关的。”

陈冰才知道情势有点严重了。到了现在，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分辩。好在他相信他检那打火机，当场确实没有人看见。

第一个证人是茶房小王。小王说：

“那天放工后，收拾房间，在靠窗的一张沙发椅上，我的确看见袁先生的打火机放在那里。因为要倒垃圾去，我没有收起来。我出去的时候，只有陈先生一个人在房

间做事。等我倒了垃圾回来，陈先生已经去了，那个打火机也就没有看见。”

陈冰这时候的确心里有点慌了。他以为当时没有一个人，却没有想到小王那家伙还没有回去。

可是他并不是不能辩解。他红着脸，高着嗓子在证明自己并没有到客厅去过。小王既然自己没有当场看见，又没有第二人证明他的话是确实的；这证据就不成立了。

其次是同事周致平看见陈冰用过打火机。这证据当然更薄弱。当陈冰声明那打火机是借得别人的，连周致平也微笑着不说什么了。

陈冰总算很容易地过了这个关口，临走的时候，张守珍这样安慰他：

“对不住你，密斯脱陈。我也是事不由己，你一定能原谅我。不过这样子也好，你密斯脱陈的冤枉洗清了，我们广告部的名誉也恢复了。对不住你，请你原谅！”

这几句话反使他心里难过。自己明明是在强辩。不过这也怪不得自己。谁教姓袁的做事那样讨厌呢。一元国币，谁希罕！让他多受一点损失罢。

想到这里，他又感觉到一种得了胜利的快乐。像要分点快感给人才快活似的，下了工他又去寻他的女朋友麦春华去了。

x x x

这件事过了没有几天，那活泼伶俐的小王忽然不

见了，却另外添了一个瘦长的孩子。

陈冰第一个注意到这个，不过他那讨厌的小王不来也好，免得自己在他面前感受一种说不出的压迫。

后来听见同事说，小王打破饭碗，完全为了错讲出了他，陈冰突然由一种报复的愉快沈没到后悔的寂寞了。

他觉得为了自己的体面，为了自己的脾气，为了自己偶然的冲动，使一个年轻小伙子失了职业，实在是一种罪过，一种很大的罪过。

他想去给张主任说，袁某的打火机是自己检到的，小王说的并不错。不过，这话又怎么说得出口呢？

譬如说，因为袁某的态度讨厌，自己不情愿还他；但这跟小王有什么关系呢？并且这样的话传出去，岂不是更让他人耻笑？

又譬如说，小王不应该不先问自己就去告诉总经理，有点倚势凌人，所以自己不能坦白地承认；这未必能救小王，可是自己完全变成坏人了。

自己的名誉呢？自己的饭碗呢？自己不是要因此尝受失业的痛苦吗？

总而言之，小王是为自己牺牲了！

但是，事到如今，有什么法子呢？要救小王就得牺牲自己；不然，只有白瞪着眼睛，让小王去作牺牲罢。

他完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心里很苦闷。他精神感到颓丧。他的工作自然也